

务川文史资料第十四辑·特刊

沧桑务川

CANGSANGWUCHUAN

王明析 主编

政协务川自治县宣教文史委

目录

王明析 往事难以如烟

文化·往事留痕

- 邝成大 那些年的戏剧演出 / 1
- 张大愚 边邑文体忆 / 3
- 申尚柔 回忆解放初期务川中学的校园生活 / 9
- 田景康 我在务川中学上初中时的情景漫忆 / 13
- 肖红 创办鹿池五七中学的难忘岁月 / 19
- 涂文友 农村教书琐记 / 24
- 戴绍康 回忆文革中的县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 30
- 严华萍 难忘《铁姑娘找水》 / 35
- 陈立生 《水库民兵》报办报情况简介 / 37
- 梁文珊 曾经的辉煌——关于《山乡》的随笔 / 40
- 罗来江 一鸣惊人——简忆率仡佬族代表队出席第三届中国艺术节 / 48
- 王成林 北京少代会之行 / 56
- 杨雄 法国“唢呐音乐节”始末日记 / 65
- 邹利华 仡佬族祭天朝祖大典全纪实 / 70

衣食·百姓人生

- 谢启华 公粮往事 / 75
- 谢启华 催公粮 / 81
- 李维生 生猪上调的历史过程 / 89
- 雷崇明 农胜纪事 / 92

王 远 留在湘黔铁路的那段记忆 / 99

卢汝明 难忘长坪岁月 / 106

军旅·烽火岁月

李玉芳 中国远征军战士李玉芳的回忆 / 109

傅定权 强渡临津江前后 / 114

刘登旺 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西山口战斗见闻 / 119

何定元 对越自卫还击战的点滴回忆 / 122

杨立新 当兵的日子 / 126

山乡·青春忆旧

潘辛毅 高高的新青岭——鹿坪公社知青林场忆旧 / 134

曹晓科 丰乐知青与丰乐宣传队旧事散忆 / 146

申辽原 六峒岭上的那些往事 / 153

喻莉娟 六峒岭上的青春汇聚——砚山茶场知青生活散记 / 159

申辽原 老场长 / 164

吴桂英 有个地方叫砚山 / 167

王明析 插队琐忆 / 169

王 远 大山深处惜华年 / 183

历史·沧桑回眸

申 勉 我的一生 / 190

关 电 坎坷人生路 报效祖国心 / 230

王光诩 历荆棘坦荡无悔 / 235

王永奇 我所经历的务川反右派斗争 / 255

向朝斌 我是怎样成为右派的 / 262

向朝斌 从青岩到三江——回忆我的劳教生涯 / 264

王 朴 我的父亲王道 / 276

附：王道诗选 / 282

- 孙定康 那些年，在务川 / 283
- 龚泽荣 丰乐区文革亲历记 / 293
- 田景康 简述我所经历的砚山文化大革命 / 309
- 龚泽荣 我所知道的“破四旧”和“红海洋”运动 / 315
- 王 远 回忆父亲王昭福 / 318
- 万晓承 回忆父亲万德升 / 323
- 蒋智尧 铭记影响我苦思进取的两位良师 / 327
- 陈伯权 王大周先生事略 / 330

见证·时代档案

- 参加一九六六年四月专区教育工作会议主要材料 / 334
- 1966年务川一中会议记录十则 / 349
- 1967年2月22日在务川邮电局与杨效义的对话 / 388
- 出席贵阳红代会代表的材料 / 395
- 务川县医院“3·10”夺权的经过及我们的看法 / 400
- 务川一中高二班王月丰之材料 / 407
- 剥去伪装见实情——《十字口事件》真象（相） / 411
- 关于务川一中所谓杀派究竟是怎样组成的 / 414
- 原则地斗争 胜利地反击——彻底粉碎务川“一·二五”的翻案妖风 / 423

记忆·民间语文

- 请假条两则 / 426
- 一封具有时代特色的信 / 428
- 自我检查 / 432
- 学习小结 / 435
- 给务川一中革命师生的一封公开信 / 440
- 务川一中成立十七年来谁统治着学校？ / 442
- 务川县革命造反派临时革命委员会第一号通令 / 444
- 务川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公告 / 449
- 给务川县“四·九”革命派战友及革命同志的一封信 / 455

务川县群众专政指挥部通告 / 461

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大会方块队伍行进口号 / 463

文苑·桑梓情怀

王明析 我苍白温暖的少年时代 / 465

唐 时 小城印象 / 480

司马玉琴 村子里的物事 / 487

柳 木 我的求学生涯 / 490

田 渊 务 川（组诗选五） / 493

杨 芳 洪渡河·务川（组诗选二） / 495

黄曙荣 旧体诗五首 / 497

编 后 / 498

桑梓情怀·五果

文苑同刊·五果

那些年的戏剧演出

邝成大

在务川众多戏剧艺术和民间艺术中，历史悠久的戏剧便是“傩堂戏”。到清光绪年间，川剧及“打围鼓”开始在县境广为流传。民国时期，京剧、话剧、文明戏也十分盛行。值得一提的是，在抗日战争至务川解放前的十几年间，戏剧、话剧、歌剧的演出，又有一番出色的表现。如话剧《木兰从军》、《捉汉奸》就是为了配合宣传抗日而演出的，还引起了轰动。当时，不少外出求学的有志青年，学成回乡，带来了新知



务川傩堂戏。

识、新思想，又多在教育界工作。这期间先后排练演出了《苏武牧羊》、《桃李春风》、《阿Q正传》、《小放牛》等十多部戏剧，令当地的父老乡亲大开眼界，同时也在老师和学生中培养了一批业余演员。

由于当时环境、条件的限制，所有演出都是因陋就简，道具当然不是真刀真枪，但有些道具确实是真家伙，如马是真马、羊是真羊。演出场地多在罗峰书院的礼堂。礼堂高出下面的石院坝约三尺多，观众看演出时有的自带板凳，散场时自备亮稿、火把照明。在礼堂前面的正中，吊一盏点煤油的气灯，当年算是最高档豪华的照明，把整个场地照得通亮。在两个多小时的演出（含进退场）中，气灯中途要放下来打一次气。舞台前沿放一排钉得很牢实的挡板，内侧安放脚灯，脚灯是用土碗装桐油加灯芯照明，点亮时，一股股黑烟直往上冲。一些娃儿为了看得真切，拿个小凳站在舞台前观看。在脚灯的亮光中，只见一溜小圆脑袋瓜在专心看演出。待

一场戏演完，这些娃儿从小凳上下来，回过头去找大人时，顿时把在场的人吓得大叫一声“妈呀！”，接着又是一阵大笑。只见这些娃儿的整个脸被脚灯熏得像烧柴火的锅底一样黑，只有眼睛和牙齿有点白，大人们急忙各自带回家清洗去了。

演出《木兰从军》时，演到花木兰凯旋归来一幕，后台响起豪壮的伴唱声：“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花木兰骑着马上场亮相，一身戎装，手执马鞭，戴头盔著马靴，十分英武靓丽。坐骑也经过精心打扮。只是那匹马在不宽的舞台上绕了几个圈之后，就突然狂躁起来，把马蹄踏得舞台得得地响，前脚猛地抬起扬着头嘶嘶的叫开来（据内行人说，这是骑马时小圈子绕多了，马要发“猫儿毛”，即发脾气），吓得剧组的人急忙上前拉住马匹，幸亏这位女演员平时骑过马，死死抓紧缰绳才没有从马背上掉下来。可这马也不给面子，临牵下台还拉了几大坨马粪才离开，引来观众一阵善意的笑声。

又一次，演出《苏武牧羊》。当剧情进入高潮，苏武白须白发，反披羊皮袄子，手执牧羊鞭，带着七八只白山羊上场（务川不养绵羊，观众理解）。随着音乐伴奏，这时苏武和幕后的伴唱缓缓唱起悲怆的“苏武牧羊北海边，冰天又雪地……”，天上开始飘起雪花，而且越来越大。忽然间，台上台下的人都发觉不对劲，雪花怎么会这样呛人？遂不停地咳嗽打喷嚏。苏武也唱不下去，羊儿也跑散了，还拉了一地的羊屎豆。还是导演发现问题，大声对舞台上空搭有木板的地方大喊“停！停！停！不要撒石灰面！”不一会，呛人的石灰面散去后，乐曲再起，重新演唱直至剧终。事后才弄清楚，这个失误是负责效果的人造成的。据他讲，起初也是按导演的安排剪碎纸花，因剪刀实在不快，手都打起血泡，才剪不多几捧。想到肯定不够用，就临时找了半篲篲石灰面代替，没想到造成这个意外。因是业余演出，大家热心参与，又不取分文，怎好责怪谁呢，导演反倒安慰他几句了事。

【此文系笔者从未发的小说《童年趣事》中抽出改写。故事是朋友龚伦在二十多年前提供的，他摆起龙门阵来有声有色，风趣幽默，令人难忘。从演剧的时间推算，当时他大约七八岁吧，说不定这些掌故是他亲身经历的。他不幸在1991年6月病故，享年57岁。惋惜之至！笔者特在此向龚伦君深表谢意。祝他在天堂里过着快乐无忧的生活！】

边邑文体忆

张大愚

初到务川

务川县是贵州省与四川省接壤的边陲地带。虽置县始于隋朝，解放初期县城都濡镇的主街道不过三、四百米。虽然偏僻，但文化底蕴十分深厚。

一九五一年末，我和妻万卉芬同志在涪潭县委组织部，在“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最光荣”的思想影响下，放弃南上省城，选择了北下支边、援务的土改之路。一九五二年元旦抵达务川县城。在县政府院内，首先耀入眼帘的是“光光二同志”一幅大红对联，遇上了财政科长银光与高德光同志的大喜日子。那时我们还不认识。后来银光同志任政府秘书、副县长，我们就更接近了。他调遵义行署任农业科长，我为胞妹治耳（重听）病，还得到他们的关照和帮助。借此，向他们表示谢意。

一到务川即去组织部，交介绍信给刘保仲干事时，要求去乐居、焦坝（当时的疟疾区）。第二天却通知去砚山烟灯村，接替病危土改组长×××的工作。继续完成后半期土改任务。一九五二年春节，我们土改工作组用伙食费杀猪过年。初一那天，几个男同志爬上青岩，见一户千棵柱头落地的茅舍，我们在门外喊：“老乡！”一个女声答道：“没有人。”我们感到奇怪，明明有人答话，怎么说没有人呢？推开栅门一看，在熊熊的火坑旁，有一赤身抱着玉米壳掩着身体的妇女。向她问寒问暖才知：她家夫妻二人，只有一条裤子，男的穿去打圪莧去了，她不便见客才答没有人。可见解放前，务川人民的苦难啊！

一九五二年三月，县里召开干部大会，总结一期、部署二期土改工作。我被调县人民政府民政科任科员。当时县人民政府设民政、财政、教育（文教）、建设四个科。政府秘书室、民政、教育、建设科住二堂，财政科住大堂，还有税务局住街上。

民政科副科长黄琦是西进干部，后换本地开明人士、建设科科长申尚贤任科

长。申原是教科科长，景剑峰从遵义来任教科长，申才调建设科的。申尚贤是曾在北京大学旁听几年，很有见地的知识分子，也是很有事业心的中层领导干部。解放前就在贵阳、务川等地中学任教。

一九五二年，县直机关成立团总支委员会，我是政府团支部的书记，被选为总支副书记，书记是团县委副书记吴正乾兼任，他经常下乡。总支工作由我主持。那几年发展了几十个团员，都是我主持总支委员会讨论、签名吸收的。

由于民政科管人事工作，申科长把丰富机关干部文娱生活放在心上，灌入我耳，指导我开展机关文体活动。我以民政科、团总支工作人员的身份开始动员、邀请青年同志在政府大礼堂学练交际舞之类。

在回忆记述县直机关开展文化体育活动之前，也应交待一件既有关也无关的事。我从离开湄潭的一九五一年末开始写日记，记下生活、工作、心得和身边事物之实及评说。应该说有关文体活动，特别是我参与的，一定有所记载。我记日记的初衷也是想积累一些素材，退休后写点什么。遗憾的是文革中，造反派为了打倒我，要找所谓钢鞭材料。多次来我家中，收缴了我的全部日记，还断章取义的出了“钢鞭”：张某“反动日记”若干则。文革以后，我多次索取无果。如果在的话，要我写这篇回忆，不仅快且绝对更全面更真实。但现在只能尽力找到在遵老艺友、老同志如田茂贤、冯传浩、付尔光、铁芝玉等，用互相提示回忆或电话上请求提供有关记忆，勉力浅述如下。

关于体育活动方面

申科长首先看重的是扩建县政府大院后面的那块设有两个篮球场及沙坑的操场，计划在现有的基础上，向西挖平两台各一米左右高的田块，扩展一倍多。他鼓励我先担此任。经县领导批准后，请建设科唐忠彦用水平仪抬水平，找政府管理员吴祖田帮忙打下填土的高低桩，计算出挖、运、填的土方量，再按机关、单位、学校的人数落实任务。我们用福利费购买筲箕、铁锹，开展工余的义务劳动。开工时自带锄头、扁担、推车之类，大家干得很欢。我既是单位挖方的战斗员，也是工地的指挥员和鼓动宣传员。县政委孙克同志在百忙中也来参加义务劳动。在我借以宣传鼓动下，不仅孙政委担着筲箕如赛跑，更是鼓励了全场劳动者干得热火朝天。没有几个义务劳动日，就完成操场的扩建任务。一个下雨天，申科长从乡下回机关，我陪着他去检验，积水不多，也就是说基本平整。他很高兴，更对我加以赞扬；我也称赞他领导有方，互相吹捧一番。

体育场设有四个篮球场及排球、羽毛球和田赛的沙坑等，还有四道二百米的跑道。不仅为体育活动扩展了场地，更是为召开运动会打下了基础。

后来政府在体育场东筑的坛上，建起司令台。群众大会都在这里召开。

那时县里的篮球活动很普及，大一点的单位或系统都有篮球队。我们人委（县人民政府改为县人民委员会，简称人委）球队取名为五星队，我是5号。当时友谊对抗之类赛事频频，往往未下班之前，还得派人先去占场地。排球、羽毛球、跳高、跳远、单杠、双杠等都有人锻炼。撑杆跳，高汉孙重阳，可算是务川第一人。后来，他从粮食部门调到了县体委工作。

县体委建立之先，由民政科、教育科的科长为主要组织者，办了两次有球类、田径之类赛事的运动会。我为他们跑腿助力，向他们学习筹划、组织之类的工作。

县体委成立后，有了运动器材，有专人组织、管理，体育活动更是正规化、日常化了。一九五六年七月，我们人委机关的五星体协，出席了务川县第一次运动大会，还荣获田径、乒乓球冠军及接力赛亚军锦旗。大跃进中，各级都在召开体育运动大会。务川选拔运动员组队，出席专区运动大会。我参加县选拔，列为成员。那时实行军事化，县的代表队为连的建制，我被任命为务川县体育运动连的连长，县体委的朱××同志为指导员，率队出席遵义专区第一届体育运动大会。这次运动会由地委副书记陈斌挂帅，结束时，我去宾馆请来陈书记，在运动场与务川队全体人员合影留念。

这次运动会上，专区选拔有一定成绩及培养前途的各项运动员，组成遵义专区优秀运动员集训营，训练出席省运动会的运动员。我们务川有×人被选入。我进入国防三连，参加小口径步枪训练，并获得国家小口径步枪一级运动员、二



县人委机关五星体协出席务川县第一次运动大会留影。后排左二为徐加杰，左四为本文作者，左五王光诒，左六孙重阳；前排右二毕大芳，右三万琼莲，右四陈国贤，右五陈庆梅。其余记不清了。

级裁判员的证书，成为地区代表团的成员，出席了贵州省第一届体育运动大会。虽射击成绩不赖，但未获得名次。省运会结束后，地区体委选留了部分运动员组成专业队。务川的学生刘小宁就是其中之一，后来成为专区体委的干部。我也是被选留对象，因工作需要县委把我要回县了。

关于戏剧演出方面



《抓壮丁》演职人员合影于1962年1月。

先是组织春节的演出，后来又涉及话剧、歌剧、曲艺等。开始，大的剧目先由民政科、团总支准备，后改由文化馆牵头。排练演出都在文化馆礼堂舞台上。副馆长朱祥明就是大后勤，冯传浩、王同亮任馆长时，还自发开展编剧活动。舞台布景和美术制作等，由擅书法的杨志伦和邝成大大包下了，一般的小道具、服装则由演员自己解决。

当时，有些中、小剧目是由党政机关和单位自己组织排演的，特别是活报剧。在开展大的中心工作时，按其宣传要点编成活报剧，赶场天在大街上宣传演出。如实行《兵役法》时，人委机关就以青年义务服兵役的条款，编成活报

县城南头，有一栋临近解放时修建尚未完工的文化宫。解放后成为电影院。其中大礼堂就是看电影的场地，也是我们排练演出之所在。后来成立文化馆，也是在这栋建筑中。县直机关有了这个文娱活动基地，文娱活动开展得更是活跃。特别是春节期间，更是好戏连台，文化生活极为丰富多彩。

一九五三年初，我提任民政科副科长，申尚贤科长更是鼓动、指导我开始参与戏剧方面的活动。首



县人委机关活报剧出演归来。



本场演员：少校(张大愚)、少尉(朱祥明)、女秘书(刘光宗)、特务(王光诩)。



本场演员：少校(张大愚)、少尉(朱祥明)、教授(王道)、太太(陈国贤)。

剧演出。这种宣传的效果很好。

初期的剧由申尚贤、景剑锋导演，他们很谦虚。特别是申，他主张集体导演，一则集思广益，二则培养后继。剧务主任由我担任，为此，我还订阅了好像是由老舍主编的《剧本》月刊，不仅从中选适宜剧目，更是学习这方面的知识。剧务主任最难的是组织演员按时到场排练，因为大家都是有工作任务的干部。我们虽然在排练戏剧，但还得深夜加班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

成立人事科后，我不担任团的工作了。但文化馆及团组织还邀请我做导演之类和他们同乐，故而我成了“十处打锣九处在”的文艺爱好者。据在遵义能够联系上的老艺友、老同志共同回忆，当年演出的剧目和部分参加演出者有：《白毛女》(吴珍、铁芝芳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王光诩、何志纯等)、《八一风暴》(王登科、申尚柔、肖应钦、成荣相、张大愚等)、《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

(钱科棋、詹叶庆等)、《抓壮丁》(申映渠、田茂贤、汪采禄、周祖强等)、《南瓜苦》(田茂贤等)、《夺印》(付尔光、邹书林、申茂堂等)、《三月三日》(徐行仁等)、《向北方》(陈俊华、付尔光等)、《碰巧的事》(王道、王光诩、周仁敬、陈国贤、刘光忠等)、《三套黄牛一套马》(韩××、张大愚等)、《二人转》(陈官富等)，还有《路》、《南征北战》、《夫妻观灯》等。

在演出的这些剧目中，最成功的要算四川方言话剧《抓壮丁》了。说它成功有两点：一是不仅各区请去演出，在小县城上演十几场，都是座无虚席，甚至爆满；二是部分演员成为群众打趣的对象。如王大爷(张大愚饰)、潘驼背(江映涛饰)、卢队长(吕华饰)、三嫂子(邓锡莲饰)等，群众见了，都不叫本人姓名，而以剧中人名成为爱称。就是现在，我也常遇到“王大爷来啦！”的逗趣。

由于爱好戏剧的同志增多，积极性高涨，当时在县城还形成了戏剧热。党政机关、单位都自然形成自编、自演、自导的班子，自发的写了不少剧本。如张大愚执笔创作与付尔光合作的《南瓜苦》、文化馆杨志伦写的小剧《只差一点》等。

这些作品出来后，文化馆不仅组织研讨评论，有的还被排练搬上舞台。

这里还想叙述一下演职员的情怀。一次，应濯水区的邀请去演出，那天大雪纷飞，路与土一片白色，某些地段实难准确地看清路面。因时间已定，区里已搭起舞台，并通知各乡组织人观看等各项工作已准备就绪，所以再冷、再困难都得按时出发。那时县里只有两部货车，演职员不畏严寒挤在一辆车箱里。我在驾驶室，双眼盯着窗外的茫茫雪地，与驾驶员周师傅共同辨认道路，小心翼翼地前进。傍晚，在一转弯上坡地段，前轮竟开下土里。大家虽很吃惊，但无一怨言。由于路险，晚点到达，观众仍然热情不减，演职人员更是边布景边化妆，轮流吃饭，抢时演出。

再叙演戏演到一起成为伉俪的美事。税务局的干部王光诒和人委打字员陈国贤本来就是很匹配的，但平时接触少，缺乏了解。选定独幕多场话剧《碰巧的事》时，我动员二人和我们一起排练。因为接触机会较多，二人逐渐建立感情，终于结为伉俪。结婚时我赠送了一件小巧精致的礼物——座式可旋转、两面玻璃的相架。一面嵌他们的结婚照，一面嵌我祝贺他们因“碰巧”而结良缘的诗。这个剧，也把我和他们“碰”成了同志加朋友。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五八年，我在中南政法干校学习期间，光诒是唯一和我保持通信的挚友。他受挫期间，我和他们仍然保持友谊。



王光诒、陈国贤
1957年新婚留影。

2011. 06

回忆解放初期务川中学的校园生活

申尚柔

光阴荏苒，弹指一挥间六十多年过去了。许多事已忘掉，然而解放初期我在务川中学读书时的校园生活，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难以忘却。至今回忆起来还那么让人激动，那么令人回味。

记得那是解放前夕（1948年秋），我考入务川中学（又名书院）上初一。全班只有我一个女生。开学上课不到两个月即临近解放，于是学校停办，所有学生失学在家。直到1950年9月务川第二次解放，农会通知都濡小学开学，凡有子女的可去读书，于是我们这才得以复学。不过，我们是重读六年级。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是解放初期政府连续办了三期干校，年龄稍大一点的学生已被干校招收录用，中学没了生源。于是余下我们这些十二、三岁和部分年龄较大又不够录用的学生只好重读小学六年级。

这个六年级班的学生来自都濡镇街上，共三十多人，年纪相差悬殊，而且文化程度也参差不齐。其中有正该上六年级的，有曾经上过初一、二、三年级又倒过来重读的学生。而且那时没有正式的书本，也没正规上课。相反，搞社会活动的时间多于上课时间。那时的都濡小学一开始只有四、五、六三个年级，校长李国栋。申尚贤任语文教员，吴晚成任算术教员，申茂初任地理教员，谭玠华任图画教员，邹治先任音乐教员，聂寿怡任体育教员。

当时的学校工作几乎都是为当时的政治服务。六年级近乎一支专业的宣传队。每逢赶集，学生穿上白衬衣和用各色被面做的裙子上街扭秧歌、打腰鼓、打快板、唱歌，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发动群众参加当时的清匪反霸斗争。宣传队常唱的歌有《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坚决镇压反革命》、《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记得当时我们每天上学由一位名叫孟凡娇的女解放军教我们打腰鼓。申茂初、唐碧奎两位老师则教我们跳秧歌。当时都濡小学的秧歌队在县城是颇有名气的。每次与街道秧歌队比赛，我们都是第一名。时任务川第一任县长的胡俊卿很器重都濡小学这支宣传队，经常亲临学校指导和鼓励。为了配合当时清匪反霸斗争工作，

在李国栋校长领导下，第一次排演了大型歌剧《刘胡兰》。剧中刘胡兰和爱兰子由学生吴全芬和铁芝芳分别扮演。大胡子连长由吴晚成老师担任，导演申尚贤，布景谭玠华、李俊两老师担任，教歌由申政伯、邹治先老师负责，剧务由唐碧奎、申茂初两位老师担任。歌剧《刘胡兰》在县城大操场及镇南、砚山、濯水等地演出都收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1950年冬，宣传队在胡县长率领下赴镇南、砚山、濯水开展镇反和征粮运动。当时我们宣传队共三十多人，年纪大的十七、八岁，小的十二、三岁，因宣传队中女生多，遂专门派中华娟老师指导和照顾我们这帮女生。我们跟着胡县长率领的驻务川某部解放军战士押着几十个恶霸匪首，每到一地都召开公审大会，枪毙一批恶霸匪首。每次公审大会前我们宣传队都要扭秧歌。晚上就演歌剧《刘胡兰》以唤起民众对恶霸地主的憎恨，为土地改革打基础。

1950年的冬天是个严寒的冬天。记得宣传队在途经砚山至浞水的路上，路面结起厚厚的冰凝，极目远眺，石崖上吊着一米多长、棒槌粗细的凝棒。地面溜滑，每迈动一步都有摔倒的可能。我们每人脚上套着“草脚马”，小心谨慎行进。由于我们中有的年龄小，当时我才十三岁，背着背包走路很累，一不小心又会跌倒。于是胡县长召集大家开会，他对我们说：“今天我们看谁摔的跤最多，而且摔了又不哭，就评他当战斗英雄。”简短两句话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鼓舞了斗志，都想当战斗英雄，哪怕摔得再疼也不哼一声。由此，也可以看出解放军政治思想工作的一斑。

当宣传队从浞水返回镇南后，胡县长和解放军战士回城了。宣传队的人分为若干小组跟随李国栋、李俊、吴晚成、谭玠华、中华娟等老师，到镇南、镇江、青坪、泥高等地搞征粮工作。这次征粮时间大约有二十多天。

解放初期百废待兴，而且教育发动群众了解新政权，支持新政权，激发他们阶级觉悟就成为中心工作了。为此，当时我们这些学生在申尚贤和李国栋老师带领下，又排练了大型歌剧《白毛女》、《活捉牟永瑞》、《兄妹开荒》等剧目。排练《白毛女》从物色演员，熟悉剧情到背台词、学唱歌、置景、排练总共只用了七天时间。用今天的眼光看，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过这也反映了当时的师生对新政权的拥护而充分发挥了自身的聪明才智。歌剧《白毛女》当时由申尚贤担任导演，剧中的主角，少女时的喜儿由我饰演，怀孕后的喜儿由中华娟老师饰演，申政伯老师饰杨白劳兼伴奏（伴奏只有二胡），李国材饰王大春，李再英饰王大婶，申肃饰二婶子，黄世仁由覃献芝饰演，穆仁智由陈焕饰演，黄母由卢友琼饰演，大锁由徐礼昌饰演。由于《白毛女》剧情是反映旧社会劳苦人民遭受压迫剥削奋力斗争反抗的内

容，因此，多次在县召开的万人大会上演出，几乎达到万人空巷的情景。演出中，每当剧情发展到杨白劳被毒死，喜儿被抢走，台上的演员和台下的观众哭成一片，群情激愤，高呼口号。我们印象最深的是，当时西门朱家湾一老年妇女，每次演出《白毛女》她都拎着个火笼，早早地坐在前排右角观看，从头至尾都在伤心地哭。歌剧《白毛女》的演出，对激发苦大仇深的穷苦老百姓对地主阶级斗争的积极性起到前所未有的效果。因此，胡县长十分高兴，下令对主要演员特殊照顾，每天早上供应两个生鸡蛋（据说吃了保护嗓子），晚上一碗猪肝汤以补身体。据县政府领导说，我们的演出水平赛过湄潭、凤岗，可以和遵义媲美。

这里有必要补充叙述的是，歌剧《白毛女》中的演员多数出身不好，有的还是恶霸地主子女，但当时的县长胡俊卿真正是执行了有成分不唯成分的党的阶级政策，让我们感受到党的阳光很温暖，至今想起，仍十分感慨。

1950年6月25日，抗美援朝战争爆发，面对武装到牙齿的美帝，我们需要动员全国人民的力量。学校为了配合这一中心任务，白天除了上课，还要组织上街宣传，晚上师生一起参加义务劳动，支援抗美援朝。

为了配合宣传抗美援朝，我们在申尚贤和熊兰英两位老师指导下又排演了话剧《复仇的怒火》。这个话剧内容是根据解放前北大女生遭美军污辱的事实编写的。主演分别由李国才、李再英担任。开始拟用普通话排练，由熊兰英老师指导。可是解放初期，谁都没听过普通话，因此无论老师怎么教，学生短时间也不会说，最后只好用务川话演出。这一段尽管是小学，但应视为务川中学的前身。

1951年春，我们六年级转为初中班，仍归属都濡小学。老师是原班人马，只是增设了英语（申勉老师任），动植物（熊兰英老师任），语文（刘友文老师任），教室移至后来的老医院。学生逐渐增多，许多乡下的学生也前来报考，没桌凳，他们只能趴在窗台上考试。这期间又增了一个班，此时校长先后由申勉和唐琪担任。初中初期，为服务中心又排演话剧《翻天覆地》，导演仍是申尚贤，主演李国材、李再英、王思义（饰剧中一小孩拴儿）。这年暑假，学校组织学生参加土改。当年秋天为贯彻婚姻法，学校又由李国栋、吴晚成、申政伯几位老师牵头编写了歌剧《谢二妹》，由申政伯老师作曲、伴奏，我在剧中出演女主角谢二妹。学校在老医院上课时因无操场，为了学生能有活动和锻炼的场地。老师们带领学生不分日夜劳动，终于将一个乱石岗平整出了足有三、四个篮球场那么大的一块操场。

1952年春，学校又迁到天主堂上课。也许因为天主堂也不能满足需要，后来又搬至书院上课。这时学校再不叫初中班，而改为务川中学。此时全校共三个班，属春秋始业。不仅校舍扩大了，师资也增强了。从外地调来王昭福（校长兼上政治），

廖克奋（教导主任上物理），蒋传奇（教几何），杜鑫权（教代数），刘友文（教语文），卢谦（语文、历史），夏泽高（历史），熊兰英（英语、动植物兼医务），万德昇（地理），邹习谦（化学），谭玠华（地理、图画），刘兴华（音乐），王政海（曾上过历史，后搞总务），王福尧（教务），李循衣（后勤）……由于学校发展快，学生猛增，老校舍又不够用，于是上级拨款新修后来实验小学桂花园处砖木结构教学楼一幢。为了节约开支，很多建材由学生自己搬运。为防材料被盗，晚上师生轮班守夜。教室修好后，师生又去几十里外的山上挖回桂花树种在教学楼前的操场上。这期间学校一切按学校规定的作息时间内上课，社会活动大大减少。然而学校内部的文体活动却有增无减，丰富多彩，学生中有自己组织的篮球队如“海燕”、“海鸥”、“黄河”等。每天放学后举行比赛。那时的老师很全面，不仅教学水平高，而且吹拉弹唱，琴棋书画什么都会，受老师的影响，不少同学自做二胡、笛子，课余时间校园里管弦悠扬。每周星期六都有晚会，由卢谦和杜鑫权两位老师指导排练话剧和独唱、合唱、表演唱，每个星期六都要开晚会，学校每周晚会也吸引不少群众前来观看。

解放初期的校园生活多姿多彩是一个方面，更值得一提的是师生关系十分融洽。比如学生没衣服穿，老师可给学生衣服穿；学生没火烤，老师与学生共同取暖。同学之间也亲密无间，有吃的大家吃，没被盖，大家打伙睡，因此在学生中还流行过疥疮。没脸盆大家共用。当时我们甚至买不起牙刷，洗脸毛巾。我是读初三时李循衣老师见我太穷，送我一把牙刷，才开始正式刷牙。此前，我都是到当时的将军洞用河沙洗牙。

解放初期的务川中学可以说办学条件极其艰苦，但我们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就是在那时形成的。当工人农民光荣，在我们心中没有贵贱之分，也从不贪图安逸。记得当时我的理想是当一名拖拉机手。服从组织分配，听党的话是我们每个学生的唯一选择。因此务川中学毕业后许多同学被分配到务川当地教书，那真是打起背包就出发，没有一个人讲价钱。而且多数务川中学毕业生此后无论在什么岗位上都成为后来单位的骨干，即令是遇到不公正待遇，最终都不同程度体现了自己的价值。同学中不乏有教授、高级工程师、优秀教师、特级教师、公务员、医生……他们为党和人民都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而今我们这批学生不少已经作古，即令最小的已年逾古稀，但每当有机会相聚，谈及解放初期务川中学校园生活时，都充满美好的甜蜜的回忆。